

戲秋意

園

雜

瑕佩見



見 意

著 陞 于 陳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意見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大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本館據寶顏堂秘
笈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意見

意見

南充玉壘陳于陞著

立教

近世高明之士。動稱造化在手。天地萬物在吾度內。實剽釋氏之言。害道爲甚。釋氏云。心生山河大地。其實有此理。但聖賢不輕言之。此等學問一倡。則人且視天地爲無何有。又況于兩間倫物細微。皆看得沒關係了。聖人之心極小。其立言極近。易曰。乾稱父。坤稱母。神明森然在上。在左右。君父之倫。等于天地。下至一言一動。一事一物。俱不敢忽。匹夫匹婦。皆能勝予。如此立教。方能扶持世道。彼高奇者。眞名教罪人也。

應物

道理載在典籍者。一定而有限。天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故世之苦讀書者。往往處事有執泥處。至於作官更應事變多者。又看得世故太通融而無執。此皆是偏處。吾人當讀書時。要思量泛應世務。庶乎臨事不滯。當應事通達無礙時。卻又要思量據著書本行。如此方免二者之弊。近見胡子衡齊極言理在人。心不在物。斥宋儒非是。其實不然。夫吾心之理。與在物之理。雖同。其實有統體脉絡內外虛實之辨。如吾人終身不學醫。則此心不明醫理。不學堪輿。則此心不明堪輿理。而但漫然曰。醫理堪輿理自在吾心也。

豈其然乎。聖人于本心之理。渾然融徹。故于萬事萬物之理。亦有明有暗。內外雖相符合。畢竟理有在物在我之異。宋儒未可非也。

恕字

聖賢學問。雖立言多端。只一恕字。終身受享不盡。假如已在患難時。常望人振救。有排擠者。恨之必深。則當無事時。可爲人盡力。視人患難。卻不救。或爲下石之語。此豈是恕。己當憂病。人來憐恤。存問必感之。有禮數疎闊者。必不悅。若人有憂病。己卻懶慢。不知照管。此豈是恕。己當卑位。去見尊官貴人。使勢輕忽。久候不出。心上必然忿恨。若居尊貴。不肯體恤人。依前慢他。此豈是恕。己有纖過。東掩西藏。惟恐人知。他人有過。卻對衆公言。此豈是恕。人規正己失。中心不能堪。或面發赤。強顏勉受。若直攻人過。不知避忌。此豈是恕。緩急人所時有。己或遭值不如意。就是公法有礙。常一心望人屈法伸情。縱然法難輕屈。如當事的有和美之言。心便感激。欲爲之死。可見人當有急。雖然法上難假借。也不可無美善的言語溫藉他。此方是恕。凡百事體皆以此意推而行之。大率己所願欲者。卽當體人欲如其願欲。己所憎惡者。卽當體人毋犯其憎惡。故曰。有一言而可終身行者。其恕乎。己不欲勿施于人。至于己所守廉潔。卻不責人以刻甚。己所行忠厚。卻不望人以過泰。此又是盛德事。加于恕一等矣。

施報

稱物平施。聖賢處己待人之常道也。甯人負我。毋我負人。此是君子過甚之陰德。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此

是小人之尤者所行之陰害。

學庸

論語是聖人口頭言語。門弟子筆記。一字一句關係世道。大學中庸乃聖門成片段的書。今人講大學只說個明明德。講中庸只說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爲聖人真詮在此。殊不知大學中至於理財用人聽訟之類皆備。中庸至于九經之類皆備。此見立言本末兼該處。未可重其本而遺其末也。

出處

中庸論聖人之道。其大至於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至其收煞處。却只說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可見出處事在吾道中最重。

處事

處天下事。有等先事而躁動者。有等後事而遲緩者。有等不先不後適投機會者。嘗見世有迂闊者。徒知躁動爲非。而臨事狐疑。儼然自附于投機之人。及至機會已過。尙不覺悟。其壞天下事不在躁競者之下。未可以此而非彼也。此二者何以別之。當機者識明而意定。後事者識昏而意擾。

天意

嘗見居權寵之人。雖有忠勞在國家。而行事一不當。輒爲天所罰不少恕。其有自甘恬退。早謝簪紱者。雖不甚有功力于時。而子孫常受其福。夫人臣鞠躬盡瘁爲難。明哲保身爲易。而天意固如此。豈非權勢榮

寵之地。乃人所難居者乎。由是思之。賢者處世。固當戮力行志。而時時不可忘謙退之圖。大君用才。固當慎辨姦良。而時時不可忘保全之道。

造物所福

世稱能知止足急流勇退者。天必予之以有餘不盡之福。夫人有抱奇才大略。或于時相晤。或見幾自引。能韜斂而不試。此造化所福也。若芸芸而生。容容而進。泯泯而退。此亦庸人流耳。何福之有。

寬嚴

世論嚴者當嚴于左右吏胥。而不當嚴于窮困之赤子。世論寬者當寬于百姓。而不當寬于奸豪猾黠之徒。若嚴而用之當。則嚴亦寬也。若寬而用之不當。其害民何可言哉。世有縱容左右。毀公玩法。而獨以嚴刑酷罰施於無罪之小民。此最可恨。

三才

人非天地。無以生成。天地非人。亦無以自立。三才者。交相依附。古今不毀。譬如人在房室之中。房室若無人住居。亦易傾覆也。

續經

予以五經易禮之外。詩書春秋皆可續。或曰。得無蹈僭擬之罪。予曰。不然。譬如祖父在前。有所著述。使其子孫能承其意而衍續之。則爲祖父者喜悅之不暇。而肯責其僭擬哉。

文字

文字自六經降而有左傳莊子馬遷以至韓柳諸大家。余謂韓柳諸大家以篇爲文。必讀完篇。其旨意乃見。莊子馬遷以句爲文。蓋雖一句中便極其工而意足也。左傳以字爲文。蓋雖一字必工而意甚妙也。至於六經則無意于文。不求工于字句篇章。而其文自不可及矣。

澄養性情

士大夫功業在外者。不必十分留心。但澄養心源要緊。如中庸所云。不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不顯。皆在無聲無臭處做工夫。大抵心源潔淨。已是七八分地位。舉而措之事業。皆自然而然。無難爲者矣。

天道

余嘗與人論造化所生之物。自然而成者。如果實雞卵之類。多是圓。少有方者。山石間成方體。亦非自然。僅有方竹一種。亦非四方。可見造化以圓爲貴。而無方截廉隅。老子曲則全之說。非欺我也。直方之道。人所以裁成天道者。亦不可過甚。

文章

作文不必論奇古。須自成一家意見。讀之首尾成章不逗漏。便是好文。且可觀其人之行事功業受用。今人但務新奇剽竊。全無由衷真的之見。余辟之如常人衣布袍。猶是好衣。若以綾羅等割截補綴。其值雖貴。終非完衣。如貧家食菽粟。尙是好食。若乞兒從墻間乞得酒肉。雖多。終賤鄙可恥也。

立達

吾儒之學論仁曰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己纔欲立達則立達人之念卽與之俱不必真有所立達于人方可謂仁也若究竟立達人之事業所謂博施濟衆者堯舜猶病是堯舜亦未盡仁耶佛家自利利他亦只是存此心若必欲實有濟人之惠利方能證果則山林孤寂之士終不可以成聖成佛矣然觀平人能存濟物之心亦可以成聖成佛則夫居可爲之位操得致之權不能大施惠澤以福斯世而顛顛私己自營爲身家之計豈非吾道之棄法門中稱爲墮落者哉

理數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詩曰有物有則此卽理數所由始也世間有理必有數相對待相貞勝對待者兩平也貞勝者或此分數多則彼分數減也如人修學積德可致功名此是理然有算命相面等項是數亦不可少兩相兼乃得成名此是對待亦有有德有學的或不壽不達人皆歸咎于自修之不效不知此其數邊分數多也亦有命好相好的人然推算不准或命相不濟顯達者此其人有德有才理邊分數多也又以淺近譬之如場屋中看文字好者中不好者不中此是定理然卻分卷各房有卷多好者有卷少好者或南北中數不能停勻此數也由此推之天道人事無過理數二者

用人

當事者欲引用一人以代己當用自己有卓立之見能作同異者方得他氣力嘗見近世大老多引用與

己意見符合。植力爲援。以爲異日之助。及主已告位。則彼同己者亦且隨流而逝矣。可笑可嘆。凡異己之人。必是賢者。于惡中能知其善。他日得志。還有公道。其同己之人。縱時有巧術。能固彼位。不隨己而去。這等人極會反覆。偏能反前所爲。不復顧念。如呂惠卿之于安石是也。

人心

周末晉之請隧。楚之問鼎。實有窺覷周室之意。當時不爲公議所容。竟不敢肆。至陳恒篡弑。孔子請討。不遂。人心已漸變。故莊子有竊國者之嘆。至帝秦之舉。魯連力止之。亦人杰也。漢之興。董公三老勸爲義帝發喪。實見人心尙有古意。至操莽而後。人心習見以爲恒。古意不復存矣。

知幾

易曰。幾者吉之先見者也。筆一吉字甚妙。正要以凶爲吉。方是知幾之神。若有凶則何貴于知幾乎。樂記則樂之道歸焉耳。且言禮樂只用一樂字結之甚妙。蓋其作用處禮多。效驗成功處樂多。是禮先樂後之言。若說禮樂之道歸焉耳。又何趣味。

叛業守成

叛業之君。身開草昧者固難。守成之主。身致太平者亦不易。炎漢四百年之祚。高祖叛之。孝文成之。唐三
百之祚。太宗以一人而兼創守。宋則藝祖叛之。其基固艱脆未安也。而仁宗四十年之仁厚。遂大定守成之功。尤在叛業上。至我朝二祖。攘夷安夏之功。固遠超前代叛業之比。而孝廟十八年間。節儉休養。所以

綿萬年之命脈者。實在乎此。千秋之後。當如漢文之不遷者也。

孝廟世宗

人不能無病。得良醫救之。則愈。匪獨人事。天心寓焉。國家亦然。成化之濁亂。孝廟以仁厚救之。武宗之放縱。世宗以嚴威救之。國脉晏然。此天眷我明。非前代之比。

太祖除惡

太祖雖是用刑嚴。然皆是除頑惡。正人心。故一傳之後。而建文諸臣赴死如歸。前代絕少。蓋祓除舊惡。新美人心之一驗。

余闕

余闕收拾大元一朝之氣脈。使遇皇祖。必不屈。令殲于陳氏。而皇祖得以褒表之。此太祖之幸也。愚嘗謂夷齊之志。不屈于周武。余闕之忠。得表于皇祖。皇祖過武王矣。

劉文成

文成劉公。開剏之功。不減子房。道術相類。說者以末節不及。余謂高祖之豁達。可以情求。我太祖之天成。難以私請。其時勢稍有不同。要之留侯以智全。誠意以忠全。其善終一也。

武宗

詩曰。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武宗八駿西馳。強將在內。皆前代所以致亂。而能信任大臣。朝政

不亂。故宗社宴然。

老莊

老莊之徒。動云先道而後德。道德而後有仁義云云。初看似過高。後細思之。彼諸公者。去堯舜尙近。去洪荒之世未遠。尙想見其餘風。而不足于帝王以後事。今人視漢唐。如彼之視堯舜。視堯舜如彼之視洪荒。則今人加尙唐虞而鄙薄漢唐。正彼之思慕洪荒而鄙薄堯舜。亦何異也。

周公

荀子稱周公。今有天下。今無天下。與明堂所稱。皆似謂周公真攝天子者。意雖以稱周公之忠。而實以啓天下後世篡子之口實。夫周公受命武王。以輔少主。政令操縱雖由己。而上實有君專。周公非自以爲威也。討亂定患。以安王室。輔相之責也。周公非有分外之作爲也。萬世而下稱其功。周公實不自知也。今後世稱周公太過。以爲曠世希有之事。若後世之同姓叔侄弟兄。輔幼弱主者。亦往往有之。豈可以爲周公之忠。後世所無乎。世徒見宇文護宋太宗之類。懷盜賊之心。遂以周公爲絕德。不知周公非絕德也。人臣之分當如是耳。

荀孟

世稱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此語甚美。如孔子開口便道王道。羞稱桓文。此非過高。蓋道理本如此。少貶卽非道矣。如荀卿只說法後王。其術已卑。遂流爲李斯之禍。商鞅說君以王伯不合。遂以強國告。可謂愈趨

而愈下矣。然軼何知王道。托辭以欺人耳。

張良

因看史記。張良以四皓羽翼太子。夫四皓未必真。前人已辨之者。以高祖之雄杰。其欲易太子與否。豈以四人者爲行止。亦何至見此四人者。而遽歌泣以對戚姬哉。蓋高祖英明之主也。其取天下艱難。誠思得人以負荷之。而常憂惠帝之不任。其欲傳如意者。以其雄武相類。不專以戚姬之愛也。既見四皓之來。以爲平日所致之難者。今慨然爲太子用。必太子之賢足以係天下人心。其足荷大業可知。而吾又何樂于更易儲位也。其對戚姬歌泣。或亦有之。而要之帝大略偉度。有未易窺測者。此惟張留侯知之。恐太史公亦未易明也。

太祖

太祖雖得天下易于漢高。而經理太平之業幾百倍。有三焉。其一高祖不數年而卒。太祖三十年繼悉備具。無以加矣。其二漢高雖承秦火。大抵因襲秦弊。太祖掃胡元而復帝王之制。其三高祖猶有諸臣。太祖無輔相。作自聖心神畫者獨多也。

王陽明

王陽明畢竟聰明好奇。厭程朱之精實。又自顧訓詁義理無能逾之。乃拈出一致良知。以自標異。予辟之虬髯客。自顧不能敵唐太宗。又恥爲之臣。遂從夫餘國建偏安之業。陽明之學雖極俊爽通透。畢竟是一

夫餘國也。

自責責人

今人談人則易。自責則寬。常見當事者。指誚前人。殆不容口。及至觀其所爲。不若遠甚。宋人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可謂曲盡事情。

曹沫

嘗見曹沫爲魯將。三戰失地。後刼桓公而取之。夫已旣無勇。乃刼人于無備之時。此乃市井無廉恥者之所爲。何足稱道。假令桓公歸而不還地。將奈之何。此是全見桓公之美。而世有以稱曹子者。誤矣。

寇準

昔人稱寇準澶淵之役。以爲孤注。亦嘗疑之。後思宋到真宗時。恰四十年。蓋前五代革朝之期。此等大興師。若委之一將。焉保無事故。必親征而後可。準豈得已哉。

宋南渡

嘗見宋南渡後。用度奢侈。詞臣草一制。賜至一二百金。他可知已。推求其故。有二說焉。蓋北宋每歲虜幣甚多。南渡之後。雖疆宇日蹙。而歲幣稍稍息肩。又北宋時。朝廷畏虜。舉動之間。務從節省。惟恐詒輕于虜。而南宋諸君。旣遭禍亂。漫不知畏忌矣。古稱什虜以爲外懼。不其然耶。

溫公通鑑

予謂司馬溫公通鑑。既以正統歸晉。則何不以正統系蜀。想溫公自稱司馬孚之後。畢竟是公中之私也。

懲創

凡人性氣懲創。人言告誨者。終不能深入。必須自家經涉世途。自知痛痒。其創方深。如人有素性驕矜者。一旦獲交天下英豪。自顧所有。如遼東豕。則汗浹不已。其驕放之痛。不療而自除矣。又如人有輕躁妄動者。以未經傾跌。一旦遇事齟齬。深自悔艾。則後有舉動。將慎重而不敢妄發矣。此等方是真得學問。

元史

遼金元之亂。乃古今一大變。當時中國冠裳淪胥已久。不復知其非。此風傳至今日。士大夫間亦有以其統爲正者。可慨也。宜將遼金史革去。附宋史中。元史亦宜刪正。至于宋以後通鑑。當明示元爲變統。此關係世教不小。

兩漢

偶讀史。見西漢之君所行政事。大非東漢所及。然西漢之末。王莽容易竊之。海內帖服。而東漢之末。至以曹操之奸雄。不敢遽移漢鼎。天下卒至三分。猶有蜀漢延不絕之緒。蓋東漢之亂。亂在天下。而腹心尙好。朝廷紀綱及正人君子不乏。西漢則奸邪在內。播弄已久。朝廷之間。紀綱凌夷。中正凋喪。所以不同。可見人腹心有病。強不足恃。腹心無病。雖弱可以少延也。

七國